

宁夏海原两处唐代石窟群：文物粗堆乱放，长年风吹雨淋

当地干部群众建议尽快妥善处置文物，出台专项扶持资金，让石窟群得到预防性保护开发

本报记者杨稳玺

岁月失语，惟石能言。地处西北内陆腹地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历史上属于古代丝绸之路要冲，西夏王陵、水洞沟、须弥山石窟等历史遗迹远近驰名，但除此之外，还有庞大的历史遗迹如璀璨繁星般散落在宁夏境内。

以地处宁夏中南部山区的中卫市海原县为例，当地有大小历史遗迹数百处，其中的一大批石窟群落，是须弥山石窟的分支和延续，在丝绸之路形成发展、地区民族交流融合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此前走访这些石窟群落中的代表——始建于唐代的金佛沟石窟群、元龙山石窟群等地发现，虽然它们已被列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且纳入了当地全域旅游开发规划，地方相关部门也在对两石窟群进行保护管理，但管理仍相对粗放，所属文物堆放在石窟内，缺乏有效保护，存在安全隐患。

唐代石窟及所属文物被“忽视”

元龙山石窟群、金佛沟石窟群分别位于红羊乡张元村、李俊乡牛堡村，位置“偏远”，距离海原县城车程近两小时。两处石窟历经自然侵袭，加之在“文革”时遭受破坏，目前石窟内已没有完整佛像、雕塑等文物，且未处于旅游开放状态。

元龙山石窟群位于张元村后山上，到达石窟大门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正在修建的房屋工地以及香炉、烧纸炉等具有宗教气息的物件。在入口处，可以看到元龙山石窟群简介碑文，上面写有“石窟群现存老君殿、无量殿、玉皇阁等十四窟。依据洞窟形制和佛首五官面容始建于唐代”等文字。

沿陡峭台阶拾级而上，可以看到数座石窟大门上加挂的锁头紧锁，一些颇具历史感的石制材料被堆放在墙边，一座石碑明显有着断裂后被修复痕迹。

海原县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返聘工作人员、具有30余年考古工作经验的李成录，通过电话叫来村民张强用钥匙打开石窟铁门。步入石窟后，可以看到原有造像、壁画的留存印迹以及宗教祭祀场所和村民在石窟内的居住痕迹。

在元龙山石窟群一个石窟套洞内，记者看到石窟所属文物被码放在一起，旁边散乱堆放着啤酒瓶、硬纸壳等物品。李成录说，这些瓦当、猴头兽首等石制雕塑，并非近现代仿制品，而是有着一定历史的文物，具体年代需专家进一步鉴定。此外，一座石窟内的供案旁用红布覆盖着两枚石制佛头，据李成录介绍，这两枚佛头的身体目前存放在金佛沟石窟群。

相比元龙山石窟群，金佛沟石窟群所在地被划为自然保护区，周边基本没有人类活动痕迹。车辆无法直达石窟门口，需要步行一段土路才能到达。在金佛沟石窟群门口，可以看到新修的铁门以及监控系统。在石窟门口处立有简介碑文，写有“金佛沟石窟始开凿于唐代，共8窟”等文字。

在金佛沟石窟群的一座石窟内，可以看到环绕四壁建有宗教雕像及焚烧痕迹，其面目已不可辨认，但一些雕像身形轮廓依然清晰可见。在另一石窟内摆放有石制佛像等文物，元龙山石窟群里的两座佛头的佛身就摆放于此，石窟



金佛沟石窟群内一石窟内景。



元龙山石窟群的一石窟内摆放的佛头。

内开有天窗，阳光雨水毫无遮挡。

李成录说，这些文物以前被村民当作建筑材料砌在石窟门外墙上，被发掘后就被摆放在此。在金佛沟石窟内，也能看到部分文物遗迹和啤酒瓶等人类生活用品摆放在一起的情景。

石窟群及所属文物风险隐患需重视

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前海原县正在大力发

展全域旅游，拟打造两条精品一日游线路，而元龙山石窟群、金佛沟石窟群等石窟群即是其中一条线路主打的特色旅游项目之一。但该线路发展规划优先级较低，预计开发工作于2022年开始，目前两处石窟并未开放售票，石窟所属文物将摆放在石窟内直到开发完成后进行展示。

当地一些干部群众表示，当前情况下，元龙山石窟群、金佛沟石窟群内存放文物暗



元龙山石窟群内摆放的文物。均为本报记者杨稳玺摄

藏遗失损毁风险。记者在元龙山、金佛沟石窟群看到，不少石窟开有天窗，不能遮风挡雨。

同时记者在金佛沟石窟群并未见到看管人员。而在元龙山石窟群，72岁的张强说自己义务看护石窟近40年，他说：“主要依靠元龙山寺管会和我们这些村里的老人自发看管，等我们年龄再大一点，跑不动了，确实比较麻烦。”

“开而不管不务正业”的政务新媒体：不言不语，自言自语，胡言乱语

本报记者向定杰、闫红心、颜之宏、张兆基

近年来，政务新媒体蓬勃发展，从过去“两微一端”向短视频领域延伸，已成为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的重要阵地。

不过，记者调研发现，在此过程中，也存在低效重复建设问题，部分政务新媒体已沦为“僵尸”“空壳”账号甚至舆情制造者，可能损害政府形象，加重基层负担，需进一步加强监管。

近期，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已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排查整治政务新媒体运营中存在的四种突出问题：发布类账号2周内无更新；不分场景“卖惨”“卖萌”，过度“娱乐化”；发布与政府工作或本部门本行业无关信息；已停止维护的账号未履行注销程序。

偏离政务定位，有的长期不更新，有的像“营销号”

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各级政府部门积极拥抱移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发展趋势，但跟风开设后，在日常运营中一直存在着三类乱象。

——不言不语，长期未更新信息。记者在时下活跃的短视频平台上，以“镇人民政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手机屏幕上出现的搜索结果近百页，仍可以找到一些认证为官方，但内容匮乏的账号。近期，一些省级政府相继发布了2021年一季度政府网站及政务新媒体抽查的情况。在这些通报中，“僵尸”“空壳”仍是高频词汇。

据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的通报，咸宁市

通山县通羊镇有政务新媒体号开通至今未发布任何消息，房县有政务新媒体账号最后更新时间为2019年10月。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在检查中也发现，部分政府系统政务新媒体“开而不管”，长期未更新信息。有的单位对被通报的问题不重视，整改不到位，反复出现相同问题。

——自言自语，只管复制粘贴，没有互动服务。记者发现，一些部门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监管工作仅止于解决内容不更新等底线问题，往往“既盲又聋”，不回应公众关切，与群众互动少，空有新媒体的形式。有网友反映，一些地方的官方账号对于投诉、咨询等互动类问题，几乎从不回复。

3月14日，一则“市民私信马鞍山市政府官微反映问题疑遭拉黑”的消息引发关注，微博网民“IN马鞍山”发文说，其私信“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发布”反馈民生问题，系统显示不能发送消息，疑似被拉黑。舆情发酵后，该官微发文说：未擅自关闭“私信功能”和拉黑网民，之后与该网民取得了联系。

在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发布的2020年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检查情况通报中指出，个别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存在服务不实用、互动不回应等问题。

——胡言乱语，盲目“吸粉”，有的“公号私用”，甚至被盗用。记者曾对政务微博“怼网友”“神回复”等现象进行过专门调查，发现一些账号存在追星娱乐、推销商品等“任性”行为。去年，某地政法委官方微博转发某艺人全球后援会的道歉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去年10月，某地派出所突然因为拍摄短

视频受到不少网友关注，其“流量法宝”是一位穿着警服的女子看似一本正经地在宣传法律知识。然而，专业人士指出，她讲的内容完全偏离常识，很多时候连专业术语都没分清楚。

“女人强奸男人犯法吗？构成什么罪”“为什么交警没有权力抓人”……在这些话题下方，除了网友指出内容太随意之外，连一些官方认证的交警账号都评论道“提个建议可以吗？以后发之前找局里单位法制科审核一下。”“不要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

记者还发现，有的政务新媒体因疏于管护，账号被盗用，发布不良信息。一段时间以来，微博账号“江夏五里界城管中队”曾发布大量代孕、招嫖信息，引发网民关注。今年3月，武汉江夏区五里界街道办事处回应说，账号出现不良信息是因为被不法分子盗用。

有账号没粉丝、有内容没流量，运营保障存薄弱环节

很多地方也想用活用好政务新媒体，但日常运维存在困难。受访人士认为，当前一些地方政务新媒体出现乱象，归根结底有以下原因：

——基层经费、专业人员不足。《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规定，加强政务新媒体管理，提供必要经费保障，配齐配强工作人员，专岗专责，抓好工作落实。然而，部分县级融媒体中心负责人表示，以政务短视频为例，涉及策划、拍摄、剪辑等多个环节，需耗费不

少精力，很多政府工作人员平时完成基本宣传任务已属不易，如今身兼数职，实在“分身乏术”。

——审核监管机制留有漏洞。记者了解到，部分基层账号管理松散，没有相应机制，一些“一把手”不重视，放手给小编随意自发自核，给不当内容发布留下空间。云南省发布的关于2020年第四季度全省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检查情况通报中指出，部分地区政府系统政务新媒体存在“有平台无保障”现象，同时没有全部纳入监管，存在漏报、误报等问题。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传播系教授褚建勋认为，“在一些地方数据的统计上，不同部门口径不一，数据也存在差异，如果各自通过自家媒体发布，容易造成数据打架。”

——考核指标和导向发生偏差。云南省在开展的有关检查中发现，有的单位在同一新媒体平台上开办多个功能相近的账号，但运维保障都不到位，如“镇康县教育体育局”“镇康教体”。微博网友“一只甜团子”说，以前当地的政府公众号就达上百个，平均阅读量就一二十，最近又要开一堆短视频号，要忙着填资料。

浙江大学新闻系主任沈爱国表示，一些地区的政务新媒体片面追求关注量和点赞量，为了绩效考核往往匆忙上马新媒体项目，容易埋下舆情等隐患，如果地方施加过于苛刻的考核追求流量，“蹭热点”现象难以避免。

海原县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张荣表示，元龙山石窟群、金佛沟石窟群内所存文物已有多年的历史，一些佛像甚至是被遗弃到河道中又重新寻回的，同时在当地群众自发看护的同时，县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也雇了6名看护员负责十余处文物保护，盗抢遗失风险并不大。

但记者在互联网上检索发现，近年来元龙山石窟群、金佛沟石窟群等海原县内的石窟群吸引了不少“驴友”，他们开展的“探秘”活动可能会对元龙山石窟群、金佛沟石窟群以及其他石窟群落造成损害。在一些交易网站论坛上，有和元龙山石窟群、金佛沟石窟群内类似的文物，在市场上很有热度。

李成录等考古业内人士表示，元龙山石窟群、金佛沟石窟群内虽然已没有造像、壁画等完整文物，但石窟墙壁上的一些文字印记以及雕刻痕迹亦有一定学术研究价值，当前石窟内开凿的天窗以及人类活动，可能会进一步导致这些“遗迹”损坏。

因这两处石窟群的开发工作安排滞后，一些当地村民已在自主开发，恐为后期政府跟进埋下隐患。

以元龙山石窟群在建工地为例，石窟群入口处正在修建大门、戏台、观光大厅等建筑，张元等村民说，这些建筑资金全部来自民间集资。海原县融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志强坦言，海原县财力所限，现有景区、景点基础设施建设仍存在建设投入不足问题。

期盼妥善处置文物加大扶持力度

在记者通过相关渠道向相关部门反映元龙山、金佛沟石窟群存在的问题后，自治区及海原当地相关部门已开展了整改工作。基层干部群众建议应尽快妥善处置文物，期盼上级部门出台专项扶持资金，项目，帮助海原对类似文化古迹等旅游资源开展预防性保护、开发。

一是尽快妥善安置相关文物。李成录等人建议将元龙山、金佛沟以及其他石窟群所属文物尽快妥善保存到类似博物馆等场所，避免石窟所属文物遭受风吹雨淋损毁，并减小遗失风险。

二是出台专项扶持资金，让石窟群得到预防性保护、开发。李成录、张元等人表示，石窟内墙壁、外门等应进一步得到保护修复，比如通过加盖玻璃天窗避免雕像、墙壁持续遭受日晒、雨水冲刷等自然气候影响，对石窟病害和有坍塌隐患的进行维修加固，聘用专人进行保护甚至对现存石佛残件进行复原性修复，期盼上级部门能够协调资金。

三是将海原文化旅游资源宣传推广纳入宁夏全区文化旅游产品宣传营销计划。李志强表示，石窟群等文物保护开发需要整体思维，引进人气提升流量带动开发保护，期盼借助宁夏全区文化旅游宣传网络、新媒体等平台，对海原县自然风光、地域特色和人文景观进行全方位、持续性的宣传推广。

进一步清理规范，让政务新媒体切实发挥效果

业内人士认为，政务新媒体出现的乱象，本质上还是“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作祟，必须坚决予以长效整治。同时，政务新媒体关键是要让群众看，应坚持“定位清晰、服务实用”的原则，力争有用、有趣、有价值，切实减轻基层负担，塑造良好政府形象。

——强化顶层设计，理顺开办、注销等机制。“要根据不同政府部门的权限，对各类平台进行合理划分，该整合的整合，该协调的协调，该取消的取消。”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勇认为。

——形成常态化监管，纠正管理考核导向。贵州省社会科学院传媒与舆情研究所所长沙飒等专家建议，政府部门发展新媒体不能只看下载量、关注数、阅读量，而是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民意监督机制，从“给领导看”转变为“给群众用”，真正把政务新媒体办成百姓喜闻乐见的沟通和办事渠道。

——健全人员配置，创新内容提升公信力。褚建勋说，近几年新闻传播专业毕业生有不少到地市工作，但真正下沉到县级及以下的还不多，折射出基层相关工作岗位的编制、待遇有待进一步提升。福建省尤溪县融媒体中心主任张敏建议，可组织相关从业者到融媒体中心等单位交流学习，不断提升运维人员的专业素质。